

奧國顯尼
志勞原著

死

段可情譯
現代書局



死

死

顯尼志勞原著

段可情譯

上海

現代書局

1930

已經將近黃昏了，瑪麗從椅子上起來，她等他，在此地坐了半點鐘的時候了。起初她在看書，過後她的眼光，轉向着那邊夾道林的進口邊，是注意到菲立斯的到來。在平時，他是不會讓她等候這麼久的。這時也有點涼意了，但是同時這空氣，依然是像過去了的五月天氣一般的溫和。

這時是莫有許多人在園子了，並且這些散步的人們的隊列，都向着大門邊走去，因為是應當關鎖的時候了。當瑪麗挨近出口的辰光，纔看見菲立斯，雖是他已經來得很遲，但是他還是在慢慢地走，最先他的眼睛，同她相遇的時候，他纔稍為走快一點。她停住不動地等着他，當他微笑地去和她握手，她纔懶洋洋地伸出手來。並且用着溫柔而微帶不滿的調子問着，“你應當工作到現在嗎？”他挽着她的膀臂，一

點不答應，“怎樣？”她問道，“是的，孩子，”他纔說道，“我簡直完全忘去了看錶。”她從側面注目他，覺得他比平常更蒼白些，“不相信嗎，”她柔和地說着，“這是好了一些，你就將要爲你的瑪麗，更多一點操心嗎？讓你把你的工作停一些時間。我們現在要多去散步，是的嗎？你要常常同我離開屋子的。”

“這樣...”

“是的，菲立斯，我決不讓你再是單獨一個人的。”他忽然很迅速地看着她，“你要幹甚麼？”她問道。

“莫有甚麼！”

他們倆已經達到出口了，夜間的市聲，很明顯地繞着他們。這時好像春天是滿佈在全城，而隱伏一種無名的幸福一樣，“你知道麼，我們能夠做甚麼？”他說道，“怎樣？到遊藝園去嗎？”

“哼！不去，近來那下面是這樣的冷法。”

“但是，你看，在這街上，差不多是很悶熱的。我們可以馬上就轉來。我們走就是了！”他說着中止了，並且現出茫然若失的樣子。

“是的，菲立斯，告訴我，你說甚麼？”

“怎麼樣？”

“你在想甚麼？你是在我的旁邊，在你的女人的旁邊！”

他用他錯亂而不整的眼光，呆視着她。

“你！”她驚呼起來了，並且緊緊地抓住他的膀臂。

“是的，是的，”他纔恢復元氣地說着，“這真是太悶熱了。我不是精神錯亂！若是這樣，也不許你向壞處去着想。”他們取一條經過小巷到游藝園的路徑。菲立斯是更比平時沉默了。這時那些街燈，已經是燃着放光了。

“你今天去過亞爾佛家麼？”她突然問道。

“爲甚麼？”

“這是你的意思喲。”

“爲甚麼？”

“你昨天晚上，不是覺得這樣的虛弱嗎？”

“自然喲。”

“那嗎爲甚麼不去亞爾佛家？”

“不去。”

“你看，昨天你還是病着，現在又要到潮濕的遊藝園的下面去，這真是太不注意了。”

“哼，這是沒有關係的。”

“不要這樣說，你會要完全衰頹下去的。”

“我請你，”他差不多用着帶淚的聲音在說。“我們走好了。我渴望着那遊藝園，我們要朝那裏去，那裏近來是多們樣好法。你知道麼，在園子的大廳內，也並不見得怎麼風涼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”

“真的不風涼，今天本來就和暖嗎。回家是不能夠的，這是太早了，並且我也不願意到城裏去晚餐，因為我今天沒有興緻，坐在那旅館的牆邊，並且那吸煙的煙霧，對於我也有害的。此外，我更不願意看見許多人，因為嘈雜的聲音也使我頭痛嘍！”起初他很快地說着，並且聲音也比平常高。但是到最後一句，聲音就低下去了。瑪麗緊緊地掛着他的膀臂。她很焦慮，所以腔也不開，因為她覺得她自己的聲音中，帶有眼淚了。他告訴她，他的渴望，祇感覺到遊藝園中清靜的飯館，與乎在綠色和幽靜之中的春夜。以

後，他們倆沉默了一些工夫，她發見在他的唇上，出現一個弛緩而疲弱的微笑，當他掉轉過身來向著她的時候，他試去在這微笑之中，現出一個幸福的表情來。她很能認識他，所以覺得這是容易做出來的強顏。

他們是在遊藝園了，從大路曲折而入，及差不多完全是在黑暗之中消逝了的第一道夾樹林，引着他們到了目的地。在那裏立着一座簡單的酒館，這大的花園，差不多全是光亮了，這些沒有檯布的棹子，已經立在那裏，椅子都靠着棹子旁邊。在這修長的綠色鐵柱上的球形街燈內，閃着牠暗紅的光綫。有一對客人，坐在那裏，店主人也坐在那裏陪着。瑪麗和菲立斯從他們旁邊走過時，這主人脫了帽，站起來招呼，他們打開到花園大廳的門，使那些快要滅的瓦斯燈的火焰，却依然發出一點光亮來。一個細小的青年堂官，坐在屋角打盹。他很快地起來，忙忙地走去，把瓦斯燈的龍頭，再去扭亮一點，並且去幫助客人脫卸衣服。他們坐在一個屋角邊，在這時真是淒涼的黃昏了，他們把椅子完全拉攏來相近在一塊兒，沒有經過

長久的選擇，他們就定下一些吃的和飲的，現在祇有他們倆了。僅僅從進口處，射來那暗紅色的街燈的光綫，這時大廳的四角，也消逝在半暗之中了。

他們倆依然是沉默着，到最後來，瑪麗很焦慮地用着她顫着的語句，開始說出來，“非立斯，你到底是怎樣了？我請你，告訴我。”

那樣的微笑，又從他的唇邊出現了，“沒有甚麼，孩子，”他說道，“不要問，你是知道我的心情的，是的嗎，——或者你是永遠還沒有知道呢？”

“自然，是知道的，不過你雖然沒有惡的心情，但你是這樣地鬱鬱不樂，我看出來，這個一定有個原因在的，我請你，非立斯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定要說出來，我請你！”

他做出一個不能忍的樣子，同時堂官端着所定的東西走進來了，當她再說一遍：“告訴我，告訴我。”的時候，他使了一個眼色給這個青年堂官，並且同時做一個憤怒的動作，堂官走了，“現在祇有我們了，”瑪麗說道，她向着他挨攏去，把他一雙手拿到她的手內，“你是怎麼樣的？怎麼樣的？我是應當知道的，你

不愛我了麼？”他默然，她吻他的手，他慢慢地把手抽出來。“怎樣，怎樣？”他用他求救的眼光，四下瞧着。“我請你，讓我好了，不要問，不要焦灼！”她讓他把手抽回去，並且瞧着他的面龐。“我願意知道這個，”他站起來，並且做了一個深呼吸，纔握着兩手，放在他的頭邊說道，“你把我弄瘋了，不要問，”他用那凝視的眼光，像那樣地立了一些工夫，她害怕他看着空間的眼光，他自己又坐下來，很平靜地呼吸着，並且面龐上充滿了疲乏的容態，在幾秒鐘之後，一切痙攣的現象，都離開他了，他纔親切地向瑪麗輕輕說道：“吃吧，喝吧。”

她很服從地拿着叉子和刀子，並且很憂懼地問道：“你也吃麼？”“是的，是的，”他回答道，但是依然是靜靜坐着，也不動手，“那嗎，我也不能吃了，”她說道，於是他纔開始吃去喝。一會兒，他又無聲無聞地，把叉子和刀子放下，兩手把頭撐着，也不看瑪麗一眼，她緊閉着唇注視了他一些工夫，她纔把他遮着臉的膀臂拉開，並且看着他那放光的眼睛，在一剎那中，她叫起來了，“菲立斯，菲立斯，”他開始很熱

烈，以後就咕嗚地哭起來了，她把他的頭，放在她的胸口邊，用手撫摸着他的頭髮，親着他的額頭，她想把他的淚珠吻掉，“菲立斯，菲立斯！”他漸漸哭得很低了，“寶貝，你怎麼樣的，我惟一無二崇拜的寶貝，說出來嗎！”他的頭還壓在她的胸懷，所以他的話是很鈍重地發出來：“瑪麗，瑪麗，我不願意向你說，再有一年，萬事俱休了。”現在他哭得很劇烈，和高聲了，她是如死人一樣的蒼白，張開着眼臉，但她是不明白，也不願意去了解，這時有一點心冷和恐怖而使了她奮怒着，直到她忽然喊叫起來：“菲立斯，菲立斯！”她於是把他撐起來，看着他倒在她的懷裏的哭喪的面龐，他看她跪在他面前了，悄悄地說道，“站起來，站起來，”她順從他的話，機械似地站起來，坐在他的對面，她不能說話了，她不能發問了，而他又深深地沉默了兩秒鐘，突然用他的眼光，望着上面，好像有很難解的事，壓着他一樣，於是大聲呼叫，“壞了！壞了！”

她又開口了，“來嘞，來嘞！”但是她不再說下去，“是的，我們走吧，”他抖動一下地說着，好像要把甚

麼東西，從他身上搖掉一樣，他喊叫堂官來算賬，他們倆匆匆地離開了大廳。

外邊的春之夜，靜靜地繞着他們。在那黑暗的夾道林中，瑪麗停着不動，握着她愛人的手：‘結果請你向我說個明白——’

他完全是變成平靜，要向她說甚麼，是很簡易地說出來了，好像這本來是沒有甚麼特別一樣，他把他的手抽出來，撫摸着她的兩頰，這時是多們黑暗，差不多他們祇能互相看見自己。

“那嗎，不要發驚，小瑪麗，一年是很久的，是這樣久的！即是說，我還有一年的生存。”她呼喊起來：“你是發瘋了，你是發瘋了。”

“這真是不幸，我要告訴你這個話，或者是愚蠢，但是你要曉得，這完全單獨知道，與乎這樣寂寞地縈繞，永遠去用着思想，我差不多是不能忍耐得更久了，恐怕對於你是很好的，免得臨時憎恨。來，我們站在這裏做甚麼？瑪麗，我自己對於這種想像，已經是習慣了。我老早就不相信亞爾佛了。”

“你莫有去過亞爾佛家麼？那些其他的人是不會

明白的。”

“你看，孩子，在我不明白之下的最近一週內，我是這樣恐懼地苦悶着，現在是較好了，現在我已經是知道一些了，我去邁白納教授那裏，他最少是把真象告訴過我的。”

“不然喲，他到不是告訴你的真象，我保險他是使你害怕，因而纔去注意喲。”

我親愛的孩子，我是很正經同這個人談過話來的，我應當要明白，你要曉得，這也是爲你的。”

“菲立斯，菲立斯，”她驚呼着，用她的雙手把他抱着，“你說些甚麼？沒有你，我就是一天，甚至於一點鐘，也不能生活的喲。”

“來喲，”他很平靜地說着，“不要着急。”他們已經到了遊藝園的出口了，熱鬧與光亮，繞着他們，變成有生氣了，街上的各種車聲，電車的鈴聲，汽車的喇叭聲，與乎火車的重車輪，經過橋梁的聲音，都送過來了，瑪麗是震動，她覺得這些生活，好像都含有嘲笑和敵意，而使她痛苦一樣，她拉着他同她一塊，不向那寬闊的大街走去，而是穿過鄰近一條靜寂的

小巷，走上回家之路。

一刹那她的腦子裏覺得他要喊一個車子的樣子，但是她生氣了，向他說道：“我們可以慢慢地步行喲。”

“你是不會死的，不會的，不會的，”她半高聲地說着，她的頭，緊貼着他的肩頭，“若是沒有你，我也不能再生活下去了。”

“我的親愛的孩子，請想別的好了。我甚麼都是想過來的，是的，你要知道，我是看得很清楚，很明白，總有一次要引到那極邊的界限去的。”

“這是沒有界限的。”

“自然喲，我的寶貝，這是沒人相信的，就是我自己，在此瞬間，也是不相信的，這真有點不可了解，是不是？想想看，我現在同你一塊兒在走，並且又同你說話，而且聲音來得特別高，你是完全聽得見的，但是在一年之內，我冷冰冰地躺在那裏，恐怕已經是腐爛了。”

“停住，停住！”

“並且你，你將如現在一像，完全是這樣的康健，也不過是因為哀泣，或者要憔悴一點，但是再經過一

夜，與乎許多的夜，並且從夏到了秋，到了冬，依然回到春天來，那嗎，我已經是有一年之久死去，而冰冷了。是的嗎，那你又怎麼樣了？”

她哭得很傷心，眼中的淚水，經過兩頰，一直流到頸子下面去了。

在他的面上，經過一個失望的微笑，他在齒牙之間，發出熱烈而酸辛的細語：“恕罪嘛。”

當他們向前走的時候，她還是嗚咽着，而他依然是沉默，他們側身從市立公園方面走去，經過一些黑暗靜悄而寬闊的街道，從公園灌木叢邊，吹來一陣微微的淒涼的野黃楊的氣息，襲着他們，他們慢慢地向前走去，在旁的一邊，是一些單調的灰色和黃色的高屋。那高聳在夜裏的深藍天空裏的卡爾教堂的偉大圓頂，漸漸離他們很近了。他們向一條側街轉灣過去，差不多就達到他們住的屋子了。他們懶洋洋地上着那微弱光線照着的樓梯，並且在那些過道的牆子和門的後面，有一些下女們談話的笑聲，在兩分鐘之後，已經把在他們之後的門，關着了，牆子是閉着，在梳粧台上，放着一個有兩朵深紅色玫瑰花的瓶兒，香氣

充滿了房中，從街上傳來輕微的市聲，他們倆走向牆邊去，在他們房屋的對面，一切都是清靜和黑暗了。他然後坐在沙發上面，她把百葉窗關着，並且把簾幕放下，她去點亮，把蠟燭放在棹上。他一切都沒有看見，他埋着頭坐在那裏，她挨近着他，“菲立斯，”她喊着，他抬起頭來微笑着，“孩子，怎樣了？”他問道，當他用溫柔的語調，把這句話向她說出來的時候，使她感覺到一個無窮的恐怖，不，她不願把他失掉了，的決不！決不！決不！這也不是真的，這是不可能的。她試去說話，想把一切的話都告訴他，她投向他，但是她沒有勇氣把這一篇話說出來，她把她的頭攔在他的膝上，祇是哭泣，他的手，停在她的頭髮上，‘不要哭，小瑪麗，不要再哭了，’他溫柔地悄悄地說着，她抬起頭來，好像一個極好的希望，降臨到她一樣，“這不是真的，是不是，不是真的嗎？”他向她接着長而且熱的吻，然後他幾乎很堅決地說道：“這是真的，”他立起來，走向牆邊去，立在黑影當中，那蠟燭的光輝，在他腳邊閃搖，在一些工夫之後，他開始說話，“你應當把你的思想弄成習慣，祇簡單地思想，我們是這樣互相

地在走着。你不應知道麼，我是沒有幾多日子，活在世上的喇。”

她顯出沒有聽他的話一樣。她的面孔，是躲在那發的墊子中的。他往下說道：“若是一個人，把事情朝哲學方面想去，那一定莫有這樣害怕的。何況我們還有許多時間，要很幸福地生活着；是不是，小瑪麗？”

她忽然用着大而沒有眼淚的眼睛，瞧上來，然後急急地向他走去，緊貼着他，拿着他的雙手，壓着他的胸部，悄悄地說道：“我願意同你一塊兒去死喇。”他微笑着，“這是小孩脾氣，我不是這樣小氣的，如像你所相信的一樣。我也沒有權利，把你拖着同我一道。”

“我沒有你，就不能生存。”

“你有好久是沒有我的？當我和你認識一年以前的時候，我已經知道我是完了。我雖不完全知道，但我在那時却有點覺得。”

“你到現在也沒有知道。”

“是的，我是知道這個的，所以我現在，給你的自

由。”

她更緊緊地貼着他，‘接受這個，接受這個，’他說道。她沒有回答，祇瞧着他，好像她還沒有明白一樣。

“啊！你是這樣地美麗，與乎這樣地健壯喇！你是有一種鮮明的權利，對於你的生命的。讓我一個人好了。”

她叫起來，“既然與你同生，當然要與你同死。”

他親她的額頭，“你不能這樣做，我要禁止你的，你應當把這種思想從腦子裏去掉。”

“我向你發誓——”

‘不要發誓，你總有一天，要向我請求，把這個誓約還你的。’

“這就是你相信我是這樣麼！”

“啊，你愛我，我是知道的，你不願離開我，一直到——”

“決不，我決不願離開你。”他搖搖頭。她屈着向他，拿着他的兩手，並且親吻着。

“你是這樣地好法，”他說道。“你太使我傷心了。”